

【本刊讯】日本《每日新闻》六月二十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东南亚战略，中国先行一步，苏联想卷土重来》，摘要如下：

近来，东南亚国家联盟接近中国的动向明显起来了。这是和美国随着越南战争结束而脱离东南亚同时发生的潮流。但是，苏联不会默视中国的登场，也在稳步地谋求行使其影响。中苏的这种角逐，作为处于改组期的东南亚的一个焦点，今后似将马上突出起来。

中国在联合公报上载明“反对霸权”，菲律宾从去年以来反复表示的“同时承认中苏”的原则，已由于先行承认中国而崩溃了。马科斯总统在北京发表讲话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当然领袖”，并且在联合公报中清楚地写上了中国所强调的“反对霸权”。泰国，据认为也将采取和菲律宾同样的方式。

越南战争以后亚洲形势的一个特点是，包括越南在内，各国都表现出了争取政治、经济独立的动向。这种动向和中国所说“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主张在国家的范畴里是吻合的。并且，中国又主张“第三世界团结”，主要是号召发展中国家在国家之间实行团结。乌科斯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当然领袖”的讲话表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争取独立的动向，是和中国的主张吻合的。中国认为，通过支援第三世界各国的这种新动向，能够

## 日本《每日新闻》文章《东南亚战略，中国先行一步，苏联想卷土重来》

排除和阻止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

苏联克制兜售集体安全 对于中国和菲律宾建交，苏联丝毫没有表现出要盯住它进行反击那样的姿态。《真理报》和《消息报》连一行报道都没有。大概应该认为，这是因为苏联心里存着对东南亚各国的长期战略，又避免了使事态闹大。最近，苏联兜售并未得到东南亚各国如它所期望那样的支持的“亚洲集体安全设想”的活动略有降级，也反映了这种状况。

近来，苏联是把重点放在推动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的中立化设想、争取区域性自立的动向上，用以代替亚洲集体安全设想。

据说，一九七二年春天，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访苏时，针对苏联的亚洲集体安全设想，把一九七一年东南亚国家联盟提出的“东南亚中立化”宣言推在前面来应酬，结果，苏联方面决定暂不硬性兜售亚洲集体安全设想了。本来，它提倡亚洲集体安全设想的背景就隐藏了要遏制中国的意图。东南亚各国所拒绝的正是苏联的这个意图，因为它们不想把中苏对立带进东南亚来。

于是，克里姆林宫修正了对东南亚国家联盟外交战略的轨道，改变成了对其成员国“各个接

近的办法”。以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在一九七二年二月访苏为转折点，苏联和菲律宾在贸易、观光方面进行了频繁的交流，现正期望在今年内建交。

对泰国，苏联大大增加了它驻曼谷的外交官的人数，目前，把泰国作为在东南亚刺探中国的动向的情报中心而予重视。

积极地对印度尼西亚做工作 重点反倒印度尼西亚。苏联领导企图强化对于目前和北京关系依然冷淡的印度尼西亚的支持，制止中国对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开展的“快攻”行动。一九六五年“九·三〇事件”以来，印度尼西亚领导人还没有抛弃对北京“干涉”的不信任的念头。

苏联决不会忽视这一点。去年三月，苏联副外长费留宾访问了雅加达，在他和苏哈托总统等会谈时，对于印度尼西亚在国内镇压共产党的行动，苏联方面佯装不知。

对苏联的“灵活”态度，印度尼西亚领导人抱有好感，这成了两国友好关系的恢复完全走上轨道的开端。在这个时候，签订了新通商协定。苏联在加强海军力量的同时，加强同面对马六甲海峡的印度尼西亚的纽带，这会成为克里姆林宫对东南亚战略的很有利的因素。

而且不能忽视的是，苏联决没有放弃亚洲集体安全设想。集体安全设想正是苏联自从革命以来一直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轴的大目标。

果说它已被一个同莫斯科结盟的左翼集团所控制，并决心切断同北约组织的联系并把美国佬踢出亚速尔基地，这样的说法也许为时早了一些。

这里的军人政权听说好象很严峻和好战，实际上则是虚弱的、分裂的、混乱的和骄傲的。

经济情况已开始使这个分裂的政府清醒起来。但是葡萄牙不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目前看，是如此明显地属于西方的部分。

## 美记者赖斯顿《葡萄牙重新考虑》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六月二十二日刊登赖斯顿发自里斯本的一篇文章，题为《葡萄牙重新考虑》，摘要如下：

这个洁白得闪闪发亮的城市处于革命中，但革命者却是分裂的、无经验的和无效力的，以致他们现在正把他们的斗争变成这样一场角逐，即看看谁将继承这份破烂不堪的遗产。

他们非常擅长于举行示威游行、贴标语、呼口号和打旗帜。他们象燕子一样是夜晚出来活动的，数以千计的人在山上活动着，以最有秩序的方式呼喊最恶毒的东西。但是迄今为止，他们所做事情只不过是封闭了一家报纸、殴打了一些天主教徒并使葡萄牙的经济达到了灾难的边缘。

他们是如此专注于自己本地的问题和争论，以致于几乎忘掉了外界。他们吓得旅游者不敢来了。财政部长在这里私下承认，资金以每月两亿埃斯库多（葡

货币名——本刊注）的速率流往国外。在这个有九百万人口的国度里，失业的人数现在达二十五万。

通货膨胀率现在超过百分之二十。一加仑汽油售价二美元，大约有九十万葡萄牙人（占总数九百万人口的百分之十）住在法国。

同时，由于葡属安哥拉今年晚些时候要独立并处于内战的时期，那里的葡萄牙白人移民开始成千地回国。除非安哥拉的三个对立的黑人派别彼此和解，否则葡萄牙到今年年底以前可能必须吸收二十万多的失望的非洲葡侨。

与此同时，这个城市的生活继续进行着。在市中心的林荫道上，正在举办一个书市，设有几十处橙黄色的售书亭。几十年来被剥夺了世界上最好思想的葡萄牙人拥挤在这里，直到深夜。此外，在里斯本主要火车站的外面摆设的报刊摊摆满了列宁、斯大林和格瓦拉的画像，后面则是最新的色情杂

志。电影院放映着金钱所能买到的最下流的性爱电影。

所有这一切对那些在右翼独裁下生活了四十多年的人来说似乎多少是令人感到诧异的。当他们在十七、十八世纪古老的美丽建筑物旁漫步的时候，示威群众正高呼着不知所云的口号游行过去。

所以，如果说西方已经失去了葡萄牙，如

## 美国防部官员预言随着美扩大武器的销售

### 美在波斯湾地区的人数可能增至十五万人

【美联社华盛顿六月二十四日电】美国国防部官员预言，随着美国扩大它在波斯湾地区的武器销售和经济计划，美国在那里的人数可能猛增至十五万人。

这将使美国在伊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这一盛产石油地区的其他国家的文职和军事技术人员及他们的家属的人数在今后五年内增加两倍。这些官员说，他们的估计包括美

国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所有公开的和私下的计划。

根据国防部的数字，在现在在波斯湾国家的四万五千至五万五千名美国人中，约有半数是因同军事有关的计划而在那里的。

在石油收入大增的情况下，波斯湾国家已经成了美国武器以及由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争夺出售武器的主要买主。

## 美助理国务卿哈比卜谈朝鲜问题

【美联社华盛顿六月二十四日电】在朝鲜战争爆发二十五周年的前夕，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警告北朝鲜不要越过三八线发动新的军事进攻。

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哈比卜在众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说：“我认为，在我们承担安全义务和一再重申我们的坚定决心的情况下，北朝鲜对他们可能考虑采取的任何军事冒险行动的后果应当是一清二楚的。”这是福特政府的官员对北朝鲜发出的一系列警告中的最新的一次警告。上星期五，国防部长施莱辛格说，如果朝鲜半岛爆发新的战争，美国“不能排除”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哈比卜在回答问题时批驳了这种看法：美国在印度支那的经历使人对美国义务的可靠性产生了疑问。但是他承认，大量减少美国对汉城政府的军事援助将会使人们对美国的义务“产生疑问”。

在猜测共产党征服南朝鲜的后果时，哈比卜说，那将是“三千三百万南朝鲜人民的浩劫”，可能导致日本的重武装，打乱东北亚的平衡。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六月二十四日电】国务院的一位亚洲问题专家今天向一个国会委员会说，南朝鲜的人权问题是引起美国“长期关切的一个问题”。

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哈比卜在众议院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说：“从去年以来，又出现了一系列涉及人权情况的国内事态发展。”

哈比卜说：“在叙述朝鲜局势时，我要清楚说明，美国从未参与或支持朝鲜的国内行动。”

哈比卜说，美国和南朝鲜的共同防御条约和美国大兵驻在南朝鲜，一直是维持这个半岛上的军事力量平衡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塔斯社报道《经互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塔斯社布达佩斯六月二十四日电】经互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今天在布达佩斯开幕。会上将讨论与实施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综合纲要有关的问题。

经互会成员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由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丘拉菲奇率领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匈牙利大使阮敏林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会议。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匈牙利政府总理拉扎尔主持了开幕式。拉扎尔说，经互会国家在索菲亚举行会晤以后的时间里，在发展合作方面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经过细致的工作，草拟了多边一体化措施的五年计划。这一重要文件包含着经互会国家要集中自己的物质资源和精神力量来加以解决的一些任务。

与会者听取了经互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副总理久洛就执行委员会关于经互会在第二十八次会议后的时期中的工作情况的报告所作的介绍。

会议听取了经互会计划合作委员会主席、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巴伊巴科夫作的关于一九七六——一九八〇年经互会成员国多边一体化措施协调计划草案的报告。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许勒尔介绍了使经互会成员国一九七六——一九八〇年国民经济计划协调工作情况。

经互会电力常设委员会主席、苏联动力和电力部长涅波罗日尼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展燃料动力基础问题的报告。

苏联代表团团长、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会上讲了话。

【塔斯社布达佩斯六月二十三日电】参加经互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的、已经到达布达佩斯的各国代表团有：以部长会议主席托多罗夫为首的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以总理辛德曼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以副总理罗德里格斯为首的古巴共和国代表团，以部长会议主席巴特蒙赫为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以部长会议主席雅罗谢维奇为首的波兰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以总理曼内斯库为首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以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为首的苏联代表团，以总理什特劳加尔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

外电评述经互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安莎社说这次会议是经互会成立以来最难开的会议之一

【安莎社布达佩斯六月二十四日电】匈牙利总理拉扎尔今天在这里主持了经互会领导人第二十九次会议的开幕式。

会议的正式议程，是要求与会者对他们下一个五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的协调作最后的润色。

然而，在这个目标下面，则是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一系列紧张问题，这就使布达佩斯的一些观察家预言，这次会议将是经互会成立以来最难开的会议之一。

据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苏联不久前决定把它供应东欧的石油的价格提高百分之一百三十，而且今后还要定期地重新确定售价的水平。这种经济压力的最直接后果之一，是东欧各国政府官员相继访

问科威特，大概是想要找到另一个石油供应来源。

虽然苏联没有禁止它的盟国从别的地方谋取石油，但是它已表明，它不准备放弃它的占支配地位的供油者的角色。

石油涨价的另一个后果，是它给苏联倡导的经互会国家更全面地实现经济一体化的目标设置了障碍。

在目前的形势下，只有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显得是几年前开始的一体化进程的热心支持者。

【法新社维也纳六月二十三日电】经互会国家政府首脑明日将在布达佩斯开会，据传最近经互会成员国中存在着某种不安情绪。

据这里的观察家们看来，会议将要讨论两

个主要问题：

一、对多数价格，特别是原料的价格进行调整。新的价格制度是今年年初实行的。

二、鉴于明年一月将开始实行新的五年计划，有几个成员国试图加速经互会一体化进程。

但是，尤其是罗马尼亚，将会对某些方面提出反对意见。据认为布加勒斯特对建立一个“庞大的经济机构”感到担心。

维也纳的观察家们认为，其他某些成员国也有类似的担心。

看来它们担心的是，同西方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关系将要通过莫斯科来进行，莫斯科是经互会的中心。

它们对有可能同拥有原料的比较富裕一些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合作也非常感兴趣。

人们知道，匈牙利由于新价格制度而正在遭受损失，新价格制度

的后果之一是，苏联把每吨原油的价格从十六卢布增加到三十七卢布。

匈牙利一九七三年花一亿一千三百万卢布购买了六百三十万吨石油，但在一九七五年，它将为购买六百八十万吨石油支付三亿一千万卢布。

观察家们说，其他国家今年也将承受类似的价格大涨而造成的损失，虽然苏联已允许其伙伴国向它出口的货物的价格提高，但这还不足以使它们的进出口保持平衡。比方说，匈牙利的出口额将增加百分之八或者百分之九，但它的进口额将增加百分之十三或者百分之十四。据这里估计，匈牙利今年的进出口交换比率将下降百分之十。

因此，从国际收支的观点来看，苏联原料价格的上涨造成了它的东欧伙伴国的不安。西方国家也将受到影响，因为经互会伙伴国进口西方货物的规模受到削减，另外一个因素是，西方经济的衰退正在打击经互会对西欧的出

柯西金同卡达尔会晤

【塔斯社布达佩斯六月二十四日电】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卡达尔和苏联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今天在这里举行了会晤。

会谈时，卡达尔和柯西金相互介绍了匈苏两国社会经济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会谈是在亲切同志式气氛中进行的。他们满意地指出，匈苏多方面的合作正在顺利发展，两国合作的

友谊不断加强，匈苏两国和两党各个方面的兄弟关系得到加强。

交换意见证实两党和两国政府对迫切的国际局势问题和争取和平与安全的斗争问题的观点是一致的。

双方重申今后仍然要大力促进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共同努力争取和平与缓和紧张局势，争取进一步加强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力量与团结。

述事实特别强调地表明了两大强国之间气氛的良好转变：在本周内，完成了按契卡洛夫航线由莫斯科经过北极去美国的飞行；苏美两国宇宙飞行员即将在联盟号和阿波罗号宇宙飞船上联合飞行的准备工作正在顺利进行。

【美联社华盛顿州凡库弗六月二十一日电】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和华盛顿州长丹·埃文斯，在这里为一座纪念三十八年前世界第一次穿过北极的飞行树立的纪念碑揭幕，这是显示美苏两国亲善的一个姿态。

当这两位官员于二十日为纪念碑揭幕时，来自这个城镇的一千多人在雨中观看，这个纪念碑高二十英尺。

塔斯社报道《从莫斯科起飞越过北极飞往美国》

美总统福特接见苏联飞行机组人员

【塔斯社莫斯科六月十八日电】题：从莫斯科起飞越过北极飞往美国

传奇般的莫斯科—北极—美国的不着陆飞行三十八年之后，今天又重新进行了这种飞行。飞上这条航线的是苏联喷气式飞机“伊尔—62M”。这次历史性飞行参加者有格奥尔基·巴伊杜科夫、亚历山大·别利亚科夫和当年进行第一次这种飞行的机长瓦列里·契卡洛夫的儿子、上校航空工程师伊戈里。

【塔斯社西雅图六月十八日电】苏联民航

总局的飞机“伊尔—62M”今天在西雅图航空港着陆。沿着瓦列里·契卡洛夫驾驶“AHT—25”飞机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开辟的航线进行飞越北极抵达美国的不着陆飞行已顺利完成。

“伊尔—62M”用十小时五十四分钟飞完九千四百八十公里，其中五千多公里是在北极的上空飞过的。一九三七年“AHT—25”是用六十三小时二十五分钟飞完莫斯科至温哥华的距离的。

【塔斯社华盛顿六月二十三日电】美国总统福特今天在白宫接见

了苏联飞行家格奥尔基·巴伊杜科夫和亚历山大·别利亚科夫。他们曾于一九三七年在著名的瓦列里·契卡洛夫的指挥下完成了从莫斯科经北极到美国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行。

三十八年前，罗斯福总统在白宫接见了契卡洛夫机组人员。现在，巴伊杜科夫和别利亚科夫是为参加温哥华市（华盛顿州）纪念契卡洛夫机组英雄功勋的纪念碑揭幕仪式而前来美国作客的。

【本刊讯】苏《真理报》六月二十二日刊登一篇国际述评说：下

葡萄牙社会党人等举行游行示威

示威者高呼“不要基辛格，不要勃列日涅夫，要民族独立”

【合众国际社里斯本六月二十三日电】（记者：阿瑟·赫尔曼）

以进行战斗的《共和国报》的新闻工作者为首的数以万计的社会党人及温和分子今晚举行示威，高呼“要社会主义，不要独裁”。

葡萄牙电台说，在北部的波尔图市，一次类似的游行也吸引了大量群众。

在里斯本的游行是在罗西欧广场开始的，约有三万名示威者持着红色和橙色旗帜，沿着自由大街前进。

举行这次游行本来是为了表示支持葡萄牙军人统治者作出的、人们认为是有利于政党及温和分子的决定。

示威者还高呼“不要基辛格，也不要勃列日涅夫，要民族独立”。

当游行经过圣本托宫的议会时，他们的人数增加到五万人。

参加游行的其它政党包括正式的毛派党和保皇党。葡萄牙共产党没有与这次游行发生任何关系。

一些游行散发传单批评共产党首脑库尼亚尔对社会党进行口头攻击。

虽然最后宣布的举行这次游行的原因是支持军人统治者，但是群众呼的口号倾向于恢复社会党的例行口号。

【法新社里斯本六月二十四日电】戈麦斯总统昨晚对一万五千名社会党员及其支持者参加的大会说，“葡萄牙人需要面包”，只有通过劳动而不是通过战斗才能得到面包。这些人曾从里斯本的罗西欧广场和平地游行走到贝兰宫听他发表讲话。

戈麦斯总统从贝兰宫阳台上发表讲话，他敦促葡萄牙人支持革命委员会所选择的走向社会主义的多党制道路。





【本刊讯】菲律宾《每日快报》六月十九日报道：

下面是外交部长罗

慕洛昨天在广场饭店里向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讲话：

我们对北京的访问的确是一次开阔眼界的访问。来到这个古老的大城，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使人觉得，我们是和亲人在一起——亚洲人和亚洲人在一起。热情、礼貌、外貌，甚至在进行思考时，其思路也和我们相似——这些都是新发现。

很明显，他们对菲律宾和我们的总统都极为尊重。毛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副总理和尊敬的朱德元帅以及乔冠华外长同马科斯总统说话时都是举止庄重而有礼貌。在谈判期间，他们和总统始终是完全以同等地位的人相处。

对这个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印象就感到了它的新奇之处，事实上，这种新奇之处达到了我们所没有想到的程度，这就是：它的纪律性、团结性、朴素、固定的生活特点。既是平静的，又具有生气。当然，正是这些特点使中国人民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通过一心从事民族发展，摆脱混乱、走向有秩序和稳定的局面。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不是一个实际意义上所讲的国家，它被外国占据了一个又一个的地盘，人民中间也是四分五裂。现在，中国是一个国家了，并且是一个正在迅速发展的国家。

新中国的创造者们都还在。毛主席仍保留着伟大的父亲的形象，是鼓舞力量和权威的毋庸置疑的源泉，之所以有这种形象是因为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人民的福利事业。过去他曾领导了长征，今天他仍领导他的国家走向进步和繁荣的长征。

周恩来总理虽然有病，但是，他除了具有著名的高贵的魅力和巨大的使人信服的能力而外，仍完全具有敏锐的明察秋毫的智慧。他的头脑象在万隆会议时一样的清醒警觉，他是那次亚非会议上的明星。

邓小平副总理是一位素质严峻的活动家，他对世界局势和中国在新的亚洲世界地位方面的分析，是现实主义的。

甚至年已超过八十的杰出的朱德元帅仍在主持一些国家仪式，他身上有着因他与他的同僚在争取独立的几次大战役并肩战斗而获得的那种传奇式的气息。

我的好朋友乔冠华外交部长（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使我感到崇敬）是这样的领导人之一，他的见解是中国的国家领导集团所尊重和寻求的。

尽管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但是菲律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那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马科斯总统本人承认毛主席的成就：他把八亿人民组成一个国家，并使他们几乎完全凭自己的努力来实现建设祖国的伟大的积极目标。他们明确地规定了自己的目标，然后以当代历史上几乎没有的热情和献身精神去实现这些目标。

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的变化是十分巨大的。在西方人看来，这些变化可能并不是使人印象深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毕竟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达到真正的超级大国的地位可能仍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但是，对我们发展中世界的人来讲，可以从这个人民共和国那里得到深刻教训。首先是必须有团结和纪律。第二个教训是过分依靠其它国家会促成软弱而不是增强力量。

如果我们菲律宾人能够接近于团结、遵守纪律、集中精力、把重点放在生产上、很好使用我们的人力的话，我们没有理由不使我们的努力取得成功。

我上次是在一九三五年——四十年前——随同奎松总统访问北京和上海的，那时我看到了中国人民感到绝望和耻辱。现在他们是自豪的人民，有这样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这个民族终于有机会成为其国家的主人和缔造伟大国家的工匠。中国人民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的，这为他们取得进步提供了最大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是任何

## 菲外长罗慕洛谈访华观感和菲中建交意义

国家的人民都可以得到的。他们为他们自己感到自豪，并对他们国家的能力具有信心。

中国并不是一个新建立的国家。它是世界上有着最悠久的持续不断的文明的国家之一。时间使它发生了变化，正如时间使一切事情都发生变化一样。但在它漫长的历史中还是有明显联系的，这就使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它作为一个国家的行为举止。

中国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就是完整的世界了。在它这个独享的天地里，凡是不属于中国的，就都是属于黑暗的外部世界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些民族它不必去征服，但根据中国世界的自然法规，他们至少得在名义上效忠北京。

一个确信自己精神上的优越性的自信的民族，并不怀有征服别人的野心，而征服在昔日是西方世界的行径。他们同东南亚各民族的关系更是如此。

中国世界的秩序被一系列使它蒙受创伤的失败粗卤地打乱了，开始是被蒙古人和满人打败，后来被日本人，以及在内战的年代里又受到俄国人与英国人的威胁。这些使中国受创的事件的结果是：中国历来认为对其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西北、北方和东北。

只是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东南亚才开始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显得较为突出，（美国）制定遏制政策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并非不自然地开始用一种不符合历史传统的好战态度看待东南亚。即使如此，经过认真考虑之后，可以认为，中国同其南亚邻国以及东南亚的邻国的问题并不是意识形态竞争的一部分，而是普通的边界纠纷，这种边界纠纷是由于各殖民国家在亚洲地理上作了含糊不清的划分造成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象所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新生的国家一样，如果不是一个心眼地关注自己的安全，那就算不得什么新生国家了。作为一个新兴国家，我们菲律宾人是理解这一点的，因为我们也关心我们的领土完整。现在我们一定清楚了的是：促使中国人民采取行动的动机，是维护民族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要远为稳当得多的是，注意观察中国的行动，而不是以不适当的、也许是错误的一本正经态度去看待它的言辞。

中国在言辞上气势汹汹，对这个问题必须从两方面来看，第一，它在同苏联争夺对第三世界的领导权；第二，从中国的观点来看，需要保持对世界上与它持同样意识形态的政党的控制。由此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上就出现似乎矛盾的情况——一方面它希望同世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另

\*\*\*

### 香港《明报》道《事态演变复杂 战俘申请入台困难》

【本刊讯】香港《明报》六月二十四日以《张铁石自杀后事态演变复杂 战俘申请入台困难 有人打算移居美国》为题报道：

张铁石自杀后，九战俘申请入台事件，有无新的进展？这是读者感兴趣的问题。日前，记者为此走访了几名战俘。

有些战俘认为，张铁石自杀后，事态愈来愈复杂，入台会亲的阻力也越来越大。七月初，战俘们在香港的居留时间将届满，虽然他们认为延期一两个月大概没有问题，但是获准

入台的希望可能不会太大。有些战俘说，直至今天，他们仍无入台的消息，大概是张铁石自杀事而拖延了。由于入台手续难办，有人已作了第二步打算，至少有两位老人的直系亲属，在美国着手办理他们移居美国的手续。

前国军上校团长杨南邨，向他人表示，他是国民党的忠贞分子，“国民政府仍是我的政府”。他说，他即使不能去台湾，也想留在香港。记者发现，不少战俘的想法，某些地方与杨南邨相似，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去台湾会见亲

一方面，它又支持各国所谓的解放运动。

从马科斯总统同中国领导人进行的讨论来看，照我现在的看法，这种政策上的矛盾更多的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中国一向认为“革命不能输出”。这是中国自己经历了艰难曲折而得到的一个教训，因为它是在没有得到任何国家援助的情况下从事它自己的革命斗争的。因此，当它说革命不能输出的时候，就是说，不论有多少外援都不能帮助一国的人民，除非它有意志和力量靠自己取得革命的胜利。

由于承认这一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向马科斯总统作了明确的保证，表示我们对社会制度的选择是我们自己作主的事情，不应允许任何人进行干涉。

在我参加导致菲律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的会谈的时候，我想起了当年万隆会议的情况。在签署万隆会议公报的头天晚上，我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一次长谈。我们一致认为，应当由所有亚洲和非洲获得自由的国家自己确定未来的道路。

现在，我觉得人民共和国在它与其邻国以及与发展中世界的关系中，是坚定地恪守那个方针的。我认为这又一次提供了很大的保证，表明人民共和国和菲律宾是可以在同周恩来总理那次午夜谈话的基础上进行共处、合作、争取进步和发展的，周恩来总理在那次谈话中非常诚挚地重申了他的人民希望和平的愿望以及他们要同发展中国家所有国家人民友好相处的决心。

菲律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重要意义是，我们大大扩大了我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选择范围。作为第三世界的一部分，要进入与我们近似（从共同的问题、特别是从发展方面的角度说）的国家的圈子，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入口。即将与苏联建立的正式关系将进一步扩大我们的选择范围。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背弃老朋友和盟友。我们在转向地理上和精神上的家园东方的同时，将继续搞好我们同西方国家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关系。我认为，仍旧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强国的美国在印度支那最近的事态发展中作了极大的克制，这是符合尊重人类这一合乎礼仪的做法的，这种精神是美利坚合众国建国的基础。也不能把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的友谊说成是朝改变我国社会制度迈出的一步。相反，我们将继续加强现有的社会制度，把这种制度看成是最适合我们民族的情緒的。

菲律宾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是我们完全从菲律宾人民的民族利益出发而采取的最新的步骤，也是我们已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之一。

台北当局仍在作慎重考虑，全部不准入台或部分获准入台的可能性都存在。但是，全部战俘均准许入台的可能性，似乎是不存在，因为有人未呈交足够的申请文件，有人在台没有确定的担保人。

蒋帮“救总”给香港《明报》的信

【本刊讯】香港《明报》六月二十四日刊登一则《来函照登》，全文如下：

台北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昨日致函本报，内容如后：

明报执事先生大鉴：顷阅贵报六月六日第四版头条刊载“独家专访消息”，标题为《十战俘无需公开发表反共宣言》《台湾救总谷正纲提三点处理入台事》新闻一则，查本会谷理事长从未对港九救济机构有过上述函件，所载全非事实。为澄清外界误会，敬请惠予更正，以正视听，毋任感荷！顺颂撰祺

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敬启  
六十四年六月十三日

【本刊讯】菲律宾《每日快报》六月十九日报道：

下面是外交部长罗

慕洛昨天在广场饭店里向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讲话：

我们对北京的访问的确是一次开阔眼界的访问。来到这个古老的大城，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使人觉得，我们是和亲人在一起——亚洲人和亚洲人在一起。热情、礼貌、外貌，甚至在进行思考时，其思路也和我们相似——这些都是新发现。

很明显，他们对菲律宾和我们的总统都极为尊重。毛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副总理和尊敬的朱德元帅以及乔冠华外长同马科斯总统说话时都是举止庄重而有礼貌。在谈判期间，他们和总统始终是完全以同等地位的人相处。

对这个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印象就感到了它的新奇之处，事实上，这种新奇之处达到了我们所没有想到的程度，这就是：它的纪律性、团结性、朴素、固定的生活特点。既是平静的，又具有生气。当然，正是这些特点使中国人民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通过一心从事民族发展，摆脱混乱、走向有秩序和稳定的局面。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不是一个实际意义上所讲的国家，它被外国占据了一个又一个的地盘，人民中间也是四分五裂。现在，中国是一个国家了，并且是一个正在迅速发展的国家。

新中国的创造者们都还在。毛主席仍保留着伟大的父亲的形象，是鼓舞力量和权威的毋庸置疑的源泉，之所以有这种形象是因为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人民的福利事业。过去他曾领导了长征，今天他仍领导他的国家走向进步和繁荣的长征。

周恩来总理虽然有病，但是，他除了具有著名的高贵的魅力和巨大的使人信服的能力而外，仍完全具有敏锐的明察秋毫的智慧。他的头脑象在万隆会议时一样的清醒警觉，他是那次亚非会议上的明星。

邓小平副总理是一位素质严峻的活动家，他对世界局势和中国在新的亚洲世界地位方面的分析，是现实主义的。

甚至年已超过八十的杰出的朱德元帅仍在主持一些国家仪式，他身上有着因他与他的同僚在争取独立的几次大战役并肩战斗而获得的那种传奇式的气息。

我的好朋友乔冠华外交部长（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使我感到崇敬）是这样的领导人之一，他的见解是中国的国家领导集团所尊重和寻求的。

尽管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但是菲律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那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马科斯总统本人承认毛主席的成就：他把八亿人民组成一个国家，并使他们几乎完全凭自己的努力来实现建设祖国的伟大的积极目标。他们明确地规定了自己的目标，然后以当代历史上几乎没有的热情和献身精神去实现这些目标。

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的变化是十分巨大的。在西方人看来，这些变化可能并不是使人印象深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毕竟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达到真正的超级大国的地位可能仍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但是，对我们发展中世界的人来讲，可以从这个人民共和国那里得到深刻教训。首先是必须有团结和纪律。第二个教训是过分依靠其它国家会促成软弱而不是增强力量。

如果我们菲律宾人能够接近于团结、遵守纪律、集中精力、把重点放在生产上、很好使用我们的人力的话，我们没有理由不使我们的努力取得成功。

我上次是在一九三五年——四十年前——随同奎松总统访问北京和上海的，那时我看到了中国人民感到绝望和耻辱。现在他们是自豪的人民，有这样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这个民族终于有机会成为其国家的主人和缔造伟大国家的工匠。中国人民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的，这为他们取得进步提供了最大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是任何

## 菲外长罗慕洛谈访华观感和菲中建交意义

国家的人民都可以得到的。他们为他们自己感到自豪，并对他们国家的能力具有信心。

中国并不是一个新建立的国家。它是世界上有着最悠久的持续不断的文明的国家之一。时间使它发生了变化，正如时间使一切事情都发生变化一样。但在它漫长的历史中还是有明显联系的，这就使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它作为一个国家的行为举止。

中国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就是完整的世界了。在它这个独享的天地里，凡是不属于中国的，就都是属于黑暗的外部世界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些民族它不必去征服，但根据中国世界的自然法规，他们至少得在名义上效忠北京。

一个确信自己精神上的优越性的自信的民族，并不怀有征服别人的野心，而征服在昔日是西方世界的行径。他们同东南亚各民族的关系更是如此。

中国世界的秩序被一系列使它蒙受创伤的失败粗卤地打乱了，开始是被蒙古人和满人打败，后来被日本人，以及在内战的年代里又受到俄国人与英国人的威胁。这些使中国受创的事件的结果是：中国历来认为对其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西北、北方和东北。

只是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东南亚才开始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显得较为突出，（美国）制定遏制政策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并非不自然地开始用一种不符合历史传统的好战态度看待东南亚。即使如此，经过认真考虑之后，可以认为，中国同其南亚邻国以及东南亚的邻国的问题并不是意识形态竞争的一部分，而是普通的边界纠纷，这种边界纠纷是由于各殖民国家在亚洲地理上作了含糊不清的划分造成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象所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新生的国家一样，如果不是一个心眼地关注自己的安全，那就算不得什么新生国家了。作为一个新兴国家，我们菲律宾人是理解这一点的，因为我们也关心我们的领土完整。现在我们一定清楚了的是：促使中国人民采取行动的动机，是维护民族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要远为稳当得多的是，注意观察中国的行动，而不是以不适当的、也许是错误的一本正经态度去看待它的言辞。

中国在言辞上气势汹汹，对这个问题必须从两方面来看，第一，它在同苏联争夺对第三世界的领导权；第二，从中国的观点来看，需要保持对世界上与它持同样意识形态的政党的控制。由此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上就出现似乎矛盾的情况——一方面它希望同世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另

\*\*\*

### 香港《明报》道《事态演变复杂 战俘申请入台困难》

【本刊讯】香港《明报》六月二十四日以《张铁石自杀后事态演变复杂 战俘申请入台困难 有人打算移居美国》为题报道：

张铁石自杀后，九战俘申请入台事件，有无新的进展？这是读者感兴趣的问题。日前，记者为此走访了几名战俘。

有些战俘认为，张铁石自杀后，事态愈来愈复杂，入台会亲的阻力也越来越大。七月初，战俘们在香港的居留时间将届满，虽然他们认为延期一两个月大概没有问题，但是获准

入台的希望可能不会太大。有些战俘说，直至今天，他们仍无入台的消息，大概是张铁石自杀事而拖延了。由于入台手续难办，有人已作了第二步打算，至少有两位老人的直系亲属，在美国着手办理他们移居美国的手续。

前国军上校团长杨南邨，向他人表示，他是国民党的忠贞分子，“国民政府仍是我的政府”。他说，他即使不能去台湾，也想留在香港。记者发现，不少战俘的想法，某些地方与杨南邨相似，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去台湾会见亲

一方面，它又支持各国所谓的解放运动。

从马科斯总统同中国领导人进行的讨论来

看，照我现在的看法，这种政策上的矛盾更多的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中国一向认为“革命不能输出”。这是中国自己经历了艰难曲折而得到的一个教训，因为它是在没有得到任何国家援助的情况下从事它自己的革命斗争的。因此，当它说革命不能输出的时候，就是说，不论有多少外援都不能帮助一国的人民，除非它有意志和力量靠自己取得革命的胜利。

由于承认这一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向马科斯总统作了明确的保证，表示我们对社会制度的选择是我们自己作主的事情，不应允许任何人进行干涉。

在我参加导致菲律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的会谈的时候，我想起了当年万隆会议的情况。在签署万隆会议公报的头天晚上，我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一次长谈。我们一致认为，应当由所有亚洲和非洲获得自由的国家自己确定未来的道路。

现在，我觉得人民共和国在它与其邻国以及与发展中世界的关系中，是坚定地恪守那个方针的。我认为这又一次提供了很大的保证，表明人民共和国和菲律宾是可以在同周恩来总理那次午夜谈话的基础上进行共处、合作、争取进步和发展的，周恩来总理在那次谈话中非常诚挚地重申了他的人民希望和平的愿望以及他们要同发展中国家所有国家人民友好相处的决心。

菲律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重要意义是，我们大大扩大了我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选择范围。作为第三世界的一部分，要进入与我们近似（从共同的问题、特别是从发展方面的角度说）的国家的圈子，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入口。即将与苏联建立的正式关系将进一步扩大我们的选择范围。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背弃老朋友和盟友。我们在转向地理上和精神上的家园东方的同时，将继续搞好我们同西方国家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关系。我认为，仍旧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强国的美国在印度支那最近的事态发展中作了极大的克制，这是符合尊重人类这一合乎礼仪的做法的精神的，这种精神是美利坚合众国建国的基础。

也不能把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的友谊说成是朝改变我国社会制度迈出的一步。相反，我们将继续加强现有的社会制度，把这种制度看成是最适合我们民族的情緒的。

菲律宾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是我们完全从菲律宾人民的民族利益出发而采取的最新的步骤，也是我们已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之一。

台北当局仍在作慎重考虑，全部不准入台或部分获准入台的可能性都存在。但是，全部战俘均准许入台的可能性，似乎是不存在，因为有人未呈交足够的申请文件，有人在台没有确定的担保人。

### 蒋帮“救总”给香港《明报》的信

【本刊讯】香港《明报》六月二十四日刊登一则《来函照登》，全文如下：

台北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昨日致函本报，内容如后：

明报执事先生大鉴：顷阅贵报六月六日第四版头条刊载“独家专访消息”，标题为《十战俘无需公开发表反共宣言》《台湾救总谷正纲提三点处理入台事》新闻一则，查本会谷理事长从未对港九救济机构有过上述函件，所载全非事实。为澄清外界误会，敬请惠予更正，以正视听，毋任感荷！顺颂撰祺

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敬启

六十四年六月十三日